

傑 克 倫 敦 著

深淵



譯

鳴

齊

深淵

長篇報告文學

齊傑克倫
鳴敦
譯著

探 淵 一九五二年八月新七版

版權所有



光明書局出版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 九六四二〇

印數 1—2000 册

定價 14,000 元

前記

此稿譯成以來，恰恰有悠悠十年之感了，這中間，固然遭受到某些人的白眼，同時却也蒙一些文學者垂以熱烈的青睞；而翻譯界的友人如立波兄等，曾在讀書生活上爲文介紹，尤多過譽之辭。在既有人愛，又有人憎的青睞白眼相映成趣的場合中，連這一版在內，大書總算是第四次的重刊了。自然，白眼不可能一下子轉變出青睞，惡感也還深埋在愛感絕跡的人們的心底裏，我也知道，因此而使某些紳士們重感不快的事，是難免的。可是，年青的讀者呵！你有的是分明的是非，有的是熱烈的好惡；你定然是具有極好的理解：敵對者所好者惡之，敵對者所惡者好之，那末，請注視這一株被看做報告文學園地裏的最早生長的不平凡的野草吧！

說到報告文學的價值，我曾於四五年前撰過文藝的輕騎隊一文，載自修大學第一卷，這裏似可不再贅言。我以為本書的最高度的成就，是在於藝術性的加工和血淋淋的現實的適當的溶合。它溶合了二十七個獨立性的報告，成爲同一系列的，同一風格的連續性的長篇報告，展示了報告文學決不僅限於短篇或速寫的一個先例。它具備着德國報告文學巨匠基希（E. E. Kirch）所提的優秀的報告文學的三個條件，即：第一，毫不歪曲報告的意志；第二，富於強烈的社會感情；第三，滲透着與被欺侮者團結一致的努力。如此看來，優秀的報告文學，決不是照相式地反映所謂現象或現實的東西，却應該說，是真實以及藝術的概括或加工的一種美妙的揉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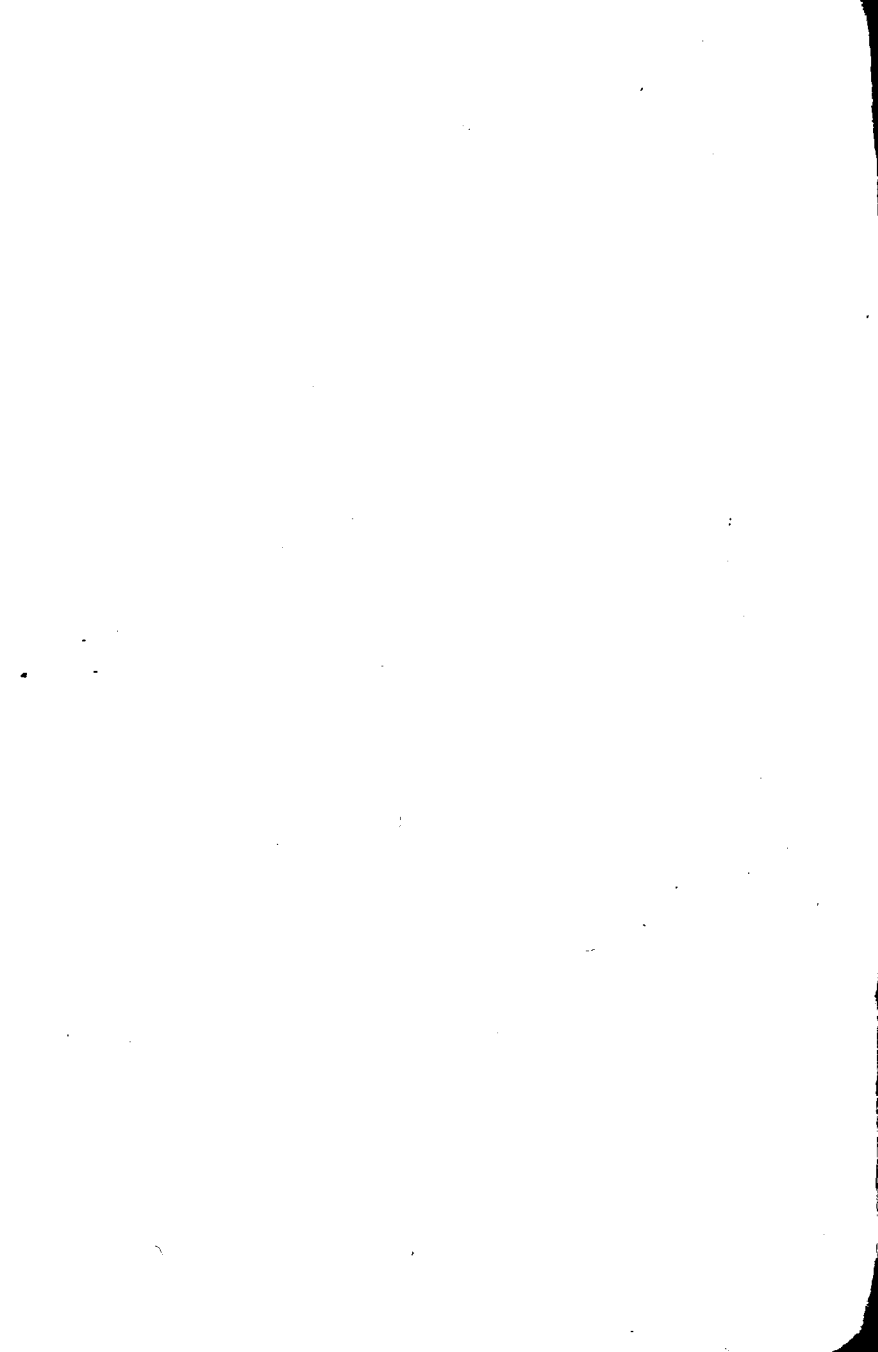
齊 鳴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

目次

自序	五
自傳	九
第一章 下降	二三
第二章 歐約南	三八
第三章 我的寓所及其他寓所	四四
第四章 入與地獄	五〇
第五章 邊端上的人們	六六

第六章	油煎鍋小道與冥土的一瞥	七六
第七章	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獲得者	八七
第八章	車夫與木匠	九七
第九章	臨時收容所	一一八
第十章	捐軍旗	一四三
第十一章	施食所	一五〇
第十二章	加冕節	一六九
第十三章	碼頭夫滕古林	一九二
第十四章	蛇麻和摘蛇麻者	二〇一
第十五章	海婆	二一五
第十六章	所有權重於人權	二二二
第十七章	無能	二三五

第十八章	工銀	二四六
第十九章	細民窟	二五八
第二十章	咖啡店和小客棧	二八一
第二十一章	生之不安	二九七
第二十二章	自殺	三一四
第二十三章	兒童	三二七
第二十四章	夜之幻影	三三八
第二十五章	饑餓的哀聲	三四四
第二十六章	飲酒戒酒與節儉	三六〇
第二十七章	處理問題	三七二



自序

本卷中所敘述的一切經驗，都是我自己在一千九百零二年夏季身受了。我抱着一種精神態度，走下了倫敦的下層世界，這我覺得可以拿探險家的態度來和我這種精神態度相比擬。我忠實地相信的原因，原是靠我的一雙眼睛所目擊的真憑實據而來，決不是靠一般憑空說話的人們的教訓，更不是靠那些從前目覩過而現在已經過去了的言論。不僅如此，我還拿着或種單純的繩準，去從事測量下層世界的人生，凡是使生命擴大而又使靈肉健強的一切，便是善良；凡是使生命減縮而又加以危害和壓榨的一切，便是壞的。

我目擊着大多數都是壞的，這一點似乎讀者總會瞭然於懷。可是不要忘記，在我寫這本書的當時，還據稱是英國的『太平時代』哩。我所遇見的饑餓和流離失所，形成了一種慘愁的歷史事件，就是在全盛時期，也是永遠不會抹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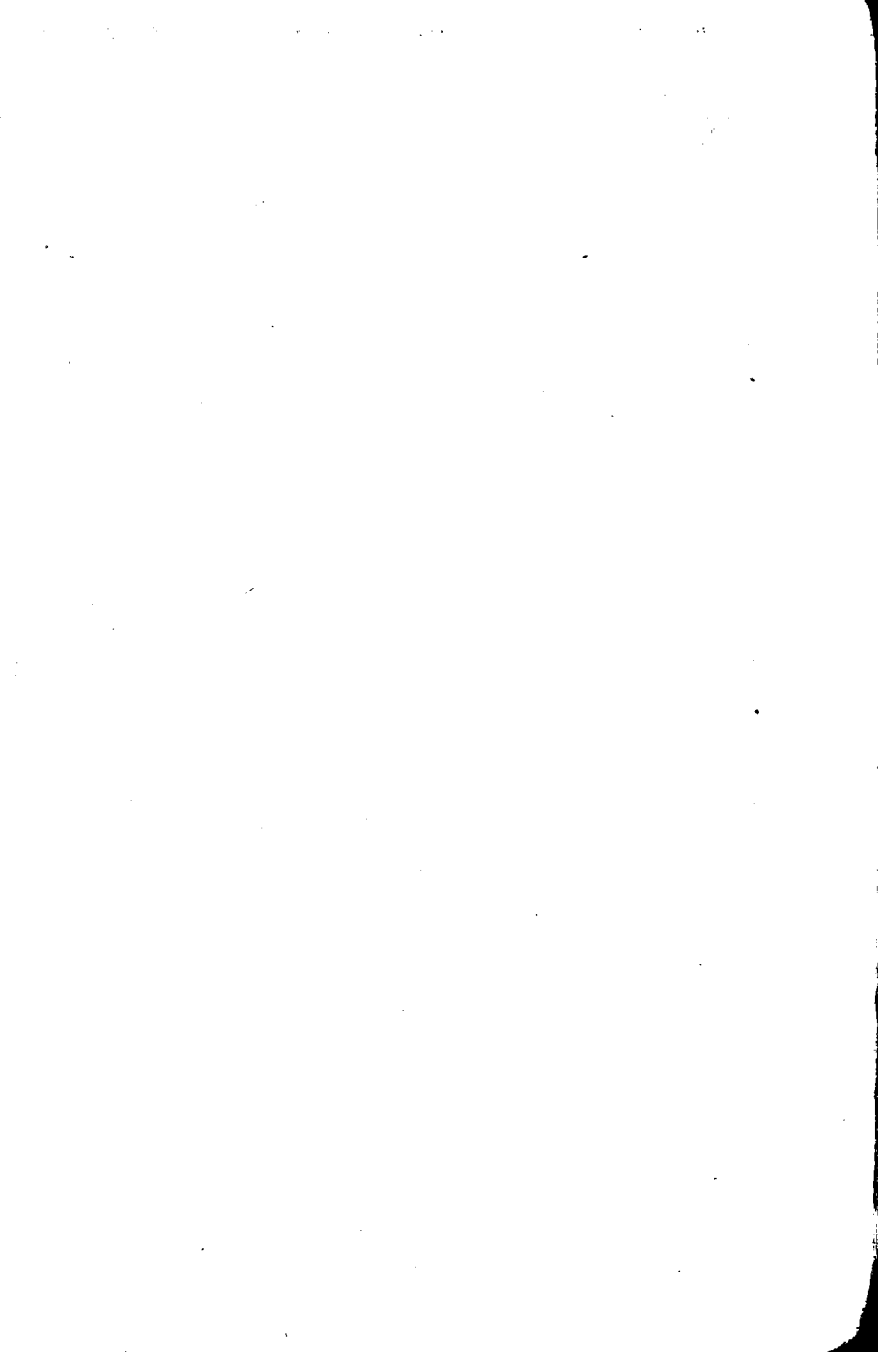
這一年夏季過後，又來了一個難過的冬天。失業者的大羣，排成了不少行列，有時每次竟多至一打，每天穿過倫敦的市街，高喊着麵包的呼聲。麥嘉奢君 (J. McCarthy) 在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間的紐約獨立報端，曾略述其境况如下：——

『嗷嗷待哺的羣衆，日日夜夜地正在乞食求宿，但救濟院却已經沒有容納他們的餘地了。一切的慈善機關對於倫敦巷街中的攔樓和地窟中的餓戶，也已經束手無策，怎麼也籌劃不出供給食糧的辦法了。倫敦各區的救濟會分會，夜夜都在失業羣

衆的包圍之中，始終不能替他們供給食宿。」

有人批難着我，說我對於英國事情的批評是過於悲觀了。我却不得不在此答辯着說，我倒是樂觀主義者之中的最樂觀的人哩。我的測量人類，重在各個的民衆身上，而不在政治的集團。政治機械一旦毀滅而成爲破銅爛鐵的時候，社會纔會生長起來。若以男女之道和健康幸福的程度而言，我對於英國民衆却瞭望着一個廣大而且可喜的未來。可是大體上緣於政治機械目下對民衆處置失當的關係，我還不曾看見什麼，就我所見，祇是些破銅爛鐵而已。

傑克倫敦於美國加州



自傳

我以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生於舊金山。在十五歲的那年，我已經是人類中的成人了，那時候假如我是有省得出五分錢的話，我定要把牠去買啤酒而不買糖菓的，因為我覺得買啤酒這一回事是比較地有些成人的氣概。如今，我差不多是年事加長了一倍，我想追求我那未曾相當地過活了的少年時代，然而我終於不像對一生中的其他任何時期那樣地嚴正。你想，我的少年時代將叫我如何找得！我所想得到的最優先的事情中的第一件，便是責任。關於教我讀書和寫字的事，我不復回憶得起來了——這兩件事我在五歲時都已經能夠辦到——我還知道我的第一個學校，便是在聖

麥顛奧 (Dad Mateo) 的一種無規律的時作時輟的課業。名義上級級分桌而坐，但是有時竟然沒有人去授課，因為教師老是酒醉醺醺。其時同學中年長些的一個會來把他痛打一頓。隨後，教師又拿小同學們出氣，也就還擊他們一頓，所以你們不難想像得出這是個什麼體統的學校了。凡是所謂有文學嗜好的和文學意想的人，誰都與我無關，而且他們怎麼也不來聯絡我；其所以能夠使我同文學最接近的原因，還是緣於我的曾祖父，他是當地的一個著述家，一個威爾士人，向有瓊斯祭司 (Priest Jones) 的綽號，在邊境的叢林中竭誠傳教的。

我的最初而且最強的印象之一，便是旁人的不學無術。九歲未滿，我已經讀過而且沉醉在華盛頓·歐文的亞爾漢勃拉 (Washington Irving's Alhambra) 那冊書籍裏頭了，可是我總不能明瞭牧場上的其他人物爲什麼一點都不知道那冊書是怎麼樣的。後來我纔回答出結論，以爲這種愚蠢情形是本村的一般的現象，而且深感到那些住在城市裏的人們是決不會那樣愚蠢的。一天有一個從城裏到這牧場上來的人。

他穿的是一雙油光的鞋子，一件棉布的外套，我覺得現在總是我同他這樣一個開化的頭腦交換思想的一個好機會了。我拿了一座破落了的煙囪上的磚瓦，自己手造了一個『亞爾漢勃拉』（譯者註：這是一種西班牙式的古宮名稱）；鐘樓，高臺，色色俱全，墨粉的筆蹟標誌着個別的部份。我在這兒作了這個城中人的嚮導，把『亞爾漢勃拉』拿來問他，可是他也是對我瞠目而不能對答，像牧場上的人一樣地愚蠢，因此我獲得了這一種自慰的觀念，自以為全世界就只有兩個聰明人——華盛頓·歐文和我傑克倫敦自己。

當時候，我的其他讀物，大半包括在一角錢一冊的小說作品裏。這是從雇工那兒借來的，此外還有新聞紙，這裏面，關於窮而貞潔的女店員們的冒險故事，便是僕人們所注目的東西。

正因爲讀了這些東西的緣故，我的頭腦是必然地守舊得可笑的，終於還是非常孤寂地讀我一切到我手頭來的東西。一冊烏依達（Orinda）著作的小說雪葛娜（Sigra）

却使我大受感印。這部小說，我整整地讀了兩年。長大來，我纔知道了牠的結尾的內容，因為在我當初讀到的那冊書裏，牠的臨末的幾章是失落了的，所以我一向是在夢想着書中的主人翁的結局，正像那主人翁不能晤見奈美錫斯(Neighan)的情形一樣。我在牧場上的工作，在或一時期內，是只看守蜜蜂，當然從日出直坐到很遲暮的午後，在樹下守候羣蜂大隊到來的時候，我是很有讀書和夢想的餘暇的。利物摩爾山谷(Livermore Valley)是十分平淡，即是牠周圍的小山，在那時對於我也是不生多大興趣，祇是在羣蜂借逃之後，而那些牧場上的人提了水壺，水盆和水桶的時候，纔是打斷我的幻想的唯一的事件。我記得雪葛娜的開頭一行，是「這只是個小孩子」，然而他已經夢想着做一個大音樂家，而且還夢想着全歐羅巴都放在他的脚下了。不錯，我也只是個小孩子，我爲什麼不能成爲雪葛娜幻想中的人物呢？

加州牧場的生活，在那時對於我簡直是一種僅有的最無聊的生存，唯其這樣，我纔老是每天不忘地想到天線以外，看看世界去。這時我甚至發現了耳畔的低語，